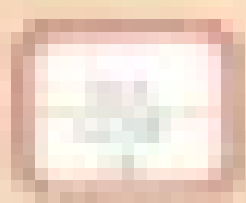


晉記

卷四十二

923
S0728
16

青
記



晉記卷四十二

列傳

蕭山郭 倫撰

顧和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也。曾祖容。吳荊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二歲而孤。總角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旣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爲下傳還。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卿何所聞。對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導咨嗟稱善久。

之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掾遷太子舍人咸康中自晉陵太守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贓污百萬百僚憚之先是成帝以保母周氏有勞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詔和獨上疏以爲周氏保佑聖躬第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已隆若假名號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爲平氏君此末代私恩非令典也且君舉必書書而不則後嗣何觀焉帝從之轉吏部尚書徙領軍將軍國子祭酒康帝卽位遷尚書僕射和以母老固辭詔特聽暮出朝還頃之母憂去職旣練衛將軍褚裒薦和起爲尚書令使散騎郎喻旨和號咷慟絕不

奉命帝又下詔曰百揆務殷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悵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事不獲遂其情禮况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尙書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謂所親曰古人或釋憂服以祇王命蓋才足幹時故能體國殉義吾之常日猶不如人况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祇足以示輕忘根本貽素冠之譏耳竟不起服闋然後視職和在職多所獻納不苟阿撓永和七年卒年六十四追贈侍中司空子淳歷黃門侍郎左衛將軍

袁瓌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煥之曾孫也。祖父竝早卒。瓌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爲江淮閒縣。拜呂令，轉江都。因南渡江，元帝以瓌爲丹陽令。猷爲武康令。太興初，除廬江太守。尋解職，游於會稽。蘇峻之反，與王舒共起義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補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瓌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崇典訓以宏遠，代明禮學以流後生。所以導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宗周旣興，文史載煥。端委垂於南蠻，頌聲溢於四海。故延州聘魯，聞雅而嘆；韓起適魯，觀易而美。

孔子孟軻。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於今猶存。疇昔
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教漸頽。庠序禮闕。有心之徒。
抱志無由。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尙廢鞍
覽卷。投戈吟詠。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
莅事。朝野無虞。江外謐靜。何可使泱泱之風。漠然無
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也。
禮樂德之則也。實宜畱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
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
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
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以年在懸車。上疏

告老尋卒追贈光祿大夫子喬嗣猷字申甫歷位侍中衛尉卿猷孫宏別有傳

喬字彥叔初拜佐著作郎桓溫鎮京口引爲司馬領廣陵相遷安西諮議叅軍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溫謀伐蜀衆謂不可以問喬喬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人所能也智者了於胸中然後舉無遺策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夫泝流萬里經歷天險彼若有備克之實難然蜀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今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

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闕覷。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謂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自足禦之。夫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夏。今誠不能爲害。然據我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撫其人民。此國之大利也。溫大喜。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爲軍鋒。師次彭模。或欲兩道竝進。以分其勢。喬曰。不然。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若分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宜全軍而進。捐

釜餼。齋三日。糧以示不可不勝。則勝可必耳。乃一時俱進。距成都十里。與蜀大戰。前鋒失利。喬軍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益麾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出降。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衆各萬餘。溫自擊定。使喬擊文。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三十六。追贈益州刺史。喬博學。注論語及詩。行於世。子方平嗣。歷義興琅邪太守。卒。子山松嗣。山松少好學。著後漢書百篇。襟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

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當是時。張湛好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松歷顯位。爲吳郡太守。孫恩之亂。守滬濱城。城陷被害。

環從祖準。字孝尼。卽學琴於嵇康者也。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準子冲。光祿勳。冲子耽。字彥道。性倜儻。不羈。桓溫少游於博徒。資產旣盡。尙有負進。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不得已。試告。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戲。耽素有藝名。人聞之而不相識。謂耽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

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蘇峻之亂。爲王導參軍。隨導在石頭。初路永匡術賈寧等皆峻心腹。聞祖約奔敗。迭說峻誅大臣。而峻不納。永等慮峻必敗。陰結於導。導使耽潛說路永使歸順。峻平。封秭歸男。拜建威將軍。歷陽太守。咸康初。石虎游騎十餘匹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多少。時胡寇彊盛。朝野危懼。王導請自討之。旣而知之。導乃不行。朝廷以耽輕妄。坐免。後復爲導從事中郎。尋卒。年三十五。子質嗣。質字道和。自渙至質五世。竝以儒素繼業。惟質父耽。以雄豪著。及質又以孝行稱。歷官琅

邪內史東陽太守質子湛字士深歷官尚書僕射左
光祿大夫晉寧男湛弟豹太尉長史丹陽尹

江道

江道字道載陳畱圉人也曾祖蕤譙郡太守祖允蕪
湖令父濟安東參軍道少孤與從弟灌同居愛敬聞
於鄉里蘇峻之亂避居臨海辟除皆不就驃騎將軍
何充引爲功曹以家貧求試爲太末令縣界深山中
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撫道到官
召魁渠示以誠信禍福襁負俟命朝廷嘉之州檄爲
治中轉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北伐以道爲長史姚襄

之叛。去浩十里而營。浩使道擊之。道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亂隨而擊之。少挫其鋒。桓溫奏廢浩佐吏。道坐免。起爲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郎兼侍中。穆帝將修後池。起閣道。道上疏諫曰。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宏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也。昔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雁歌歡。魯僖修泮水之宮。採芹有頌。蓋上之有爲。非予欲是盈。故下之奉。上不以勤劬爲勞也。夫理無常然。三正相詭。司牧

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賁返於剝。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是以唐虞流化於茅茨。夏禹垂美於卑室。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處旣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衆。經略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餽河洛。兵不獲戢。運戍悠遠。倉庫內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爲災。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凝曠清虛。無欲體於自然。冲素刑乎萬國。宜養以元虛。守以無爲。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畢。

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仰味義農。俯尋周孔。則中興邁於太戊。休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羣正辭。臣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不足採。義在以聞。帝嘉之而止。尋遷太常。穆帝崩。山陵將用寶器。道諫曰。宣皇顧命。山陵不設明器。景帝遵之。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惟脯糒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元宮。始用寶劍金鳥。此蓋太妃罔已之情。實違先朝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爲故事。則有宣帝之顧命。在書奏從之。哀帝以天文失度。議修鴻祀。使太常集博士草制。道上疏諫曰。臣尋史漢。

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叅校。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羣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園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誤羣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眚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也。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仰虔元象。思廣茲道。實聖懷殷。